

行路难

到人间来过活，萧萧数十个年头，不过也就随风去了，到如今，听过的看过的闻过的尝过的，碰过的念过的恨过的感过的，都还挂个号似得有痕迹停泊在这里，而那些未竟的，也都在或远或不远处的角落旖旎着，漫随我相逢或是擦过，远远地矗立了。我不知角落里的情思洒落多少，只觉行至某处忽而发现：呀，原来你还在这里！驻足停步伤感嗟悼一番，便继续抬步愈发前进了。便在这行进处，人走了，人来了，人老了，人去了，便那样似庭花开落不由性，秋月圆缺无关情。要消散去的总要消散去，风吹得动，雨打得掉，留下的，继续被雨打风吹着。我就这样行进。

行至春水池塘的时候，有蛙；路过夏日庇荫的时候，有蝉，它们聒噪而又悸动，缘何青春弹指一季，不呼唤着摇动浮波，连夏风也会忘记他们何曾在这里停留。这蛙，这蝉，这我，以喧闹鼓动恬静，在夏日里不甘地叫着，叫着，哪怕你听到耳烦意乱，那却是我孤独的自乐。远处的旱雷轰隆隆地响着，它们也不甘寂寞，来和我们争个高下了。夏日晴空中的旱雷响，静夜幽暗里的闪电光，浮华而又凄迷，璀璨而又暗淡，因为雨不是它们的追随者，空空的、淡淡的，只是赤条条来去。轰隆隆，天色半晴半阴，女孩子的心事，却不见泪点点的雨滴；光闪闪，划破长空的静寂，脑海中的长鸣，却不闻耳边的响动。这孤寂的人，也来与我们相聚。还有，还有，山野路边里的狗尾巴草儿，白杨树上的巴掌叶儿，随风起，像海潮，翻滚滚，浪滔滔。奔腾着，呼啸着，也往这儿赶。这天地间寂寞的人，又是何其的多。蛙儿，蝉儿，我；旱雷，闪电，风吼；叶海，草浪，枝摇，直如凛肃却又蓦然贲张的北地风情画，书写的是静寂，传达的是不甘静寂，在这一片土地。我就这样行进。

望向路的尽头，路的尽头处絮着几处流云，流云深处嵌着一汪倏而清皎又倏而油浸浸的月华。渐渐地，流云消散，散作一粒粒红豆；月华跌落，落成一条条折柳。他们就此消散，一如我身旁浮动过的光影，或是消逝在风里，或是尘归于土地。慢慢地，那些隽永的长乐，都变了。太阳不再是永恒的太阳，月光不曾是诗人的月光，天在下，地在上，地下埋葬的坟土弹化成万星，刘伶的酒瓶凝刻成月亮。掉过头来，倾倒入万众的灵。他们曾是诗人，皇帝，政客，权臣；农夫，伟人，妇人，老人；小鸡，小鸭子，烛龙，猪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都是一个孤单的灵。他们有他们孤独的自乐。我看见了一个词国，李煜做帝王，也做士大夫，大小周后是林花，是梧桐，是春花，是秋月。南唐的那些臣子们是一个个方块字，李煜可以把国治得很好。李白实现了他的纵横家抱负，他也可以把国治得很好。倏然间就可以安天下，倏然间又可以一剑平天下。在燕赵寒地，烛龙飞离，参商二星可以相见，杜二和卫八吃着韭菜喝着酒，李白化作思妇，化作胡亥侯赢，化作岑夫子元丹丘，化作了千百个角色齐醉酒。还有苏东坡，李清照，辛弃疾……我就这样行进，在这一片土地。

我总会行到路的尽头，那时，我会在颠倒和剥离的混沌中消去。那些我听过的看过的闻过的尝过的，碰过的念过的恨过的感过的，不会再有痕迹。那些已竟的和未竟的，也都在我来路的角落里暗淡了，化作虚无。我不会再行进。但也许有人行至此处时会忽而发现：呀，原来你在这里沉寂。驻足停步伤感嗟悼一番，便继续抬步行进他的路了。

到人间来过活，萧萧数十个年头。